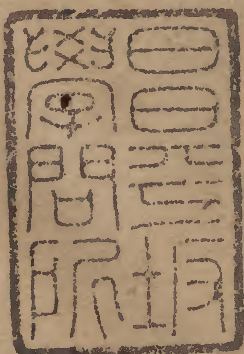


学海 百二十卷



内	閣	文	庫
漢	書	三〇〇六	函
類	號	八〇	冊
		三五	函

内	閣	文	庫
漢	書	三〇〇六	函
類	號	八〇	冊
		一八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6	
冊數	80 (42)		
函號	367	8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海君道部卷之一百

漢文庫

匏瓠編

創業類三

帝王開基三

王業篇三

商湯革命章

成湯名履契之後

以前事詳世系類

初為商侯居亳以七十里為夏方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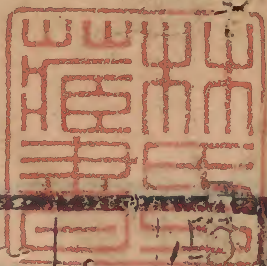
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

又曰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竹書紀年曰夏桀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

是為成湯元年

呂慎勢覽曰湯其無鄣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



史記曰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呂異用覽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而更教祝曰昔蛛螯作網罟今之人學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焉湯去其四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淮南子曰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

淮南泰族訓曰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

孔安國書傳曰湯爲夏方伯故得專征

路史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以七十里爲方伯克寬克仁明德卹祀賢於諸侯

越絕書曰湯獻牛荆之伯荆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

湯得伊尹以爲相

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湯使人以幣聘之
鬻鬻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湯三使枉聘之既而幡然改曰
孰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
之哉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又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

呂氏春秋曰有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察
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生子而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
尹尹長而賢湯聞而請之有佚氏有佚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
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佚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尹說湯以至味湯
曰可得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

史記曰伊尹欲于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

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
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
復歸于亳

路史曰伊摯桀之酒保也醜夏而耕于商陝湯聞摯之賢三極聘
而不至馳即見之既而幡然就商說以伐夏救民於是每進之夏
桀俞自賢矯誣上天率遏眾力女鳩女方夏賢臣也亦遂去之摯
既醜夏二年復歸于亳謂北門蟬連歡知夏命之將墜也乃遂
相商

韓詩外傳曰昔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
臣皆相持而歌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
大命至矣亾無日矣桀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

日亡吾亦亾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

管子地數篇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

竹書紀年曰桀七十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蘇子由論曰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旣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爲從商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亾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

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卮言曰伊尹之出處諸書所言不同惟取信於孟子云夫其就湯者以應聘也其就桀者以湯命也桀雖無道得尹爲輔悔過遷善天下獲安此湯意亦尹意也旣而桀行不悛事不可爲尹始去夏而歸亳伐夏救民豈得已哉湯之使伊尹事桀也卽文王之以服事殷也尹之聖不能化桀而能不見害猶文王之聖不能化紂而能不死也

夏桀囚湯于夏臺已而釋之

書伊訓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如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旣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之難

卮言曰書言湯居上克明爲下克忠大學言文王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其道一也聖人於君臣上下之間各盡其道而已天下之人去無道而就有道故君臣上下可易位也湯事桀忠也而伐桀則明也放之南巢猶不失爲忠也

謝氏曰淮南子及皇王大紀述夏之太史令終古因桀淫虐日甚殺忠諫者又戮大夫龍逢乃執其圖法號泣以諫不聽乃出奔商路史載于桀之四十年時湯已得仲虺萊朱爲輔又五進伊尹不用而尹復歸亳矣佞臣趙梁說桀以計召湯而囚之夏臺旣而釋之然湯爲下克忠無幾微怨尤見于言色直至又三年而稔惡不悛乃有升陟之師聖人無利天下之志直與文王其揆一也

大戴禮曰桀不率先王之明乃荒耽于酒淫佚于樂德昏政亂以民爲雩乃伐商履伐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悅則嫌于

史記曰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

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

竹書紀年曰桀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荆降二十二
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二十三年釋商侯履諸侯遂賓于
商

路史曰湯征諸侯桀怒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實之種泉
嫌于外履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贊茅商子云湯封於贊茅非
封也史云囚之夏臺即

均臺重泉在
馮翊見漢志

世紀曰夏桀無道湯使人哭之桀囚湯於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
是咸叛桀附湯富貢職者五百國二年而天下悉服
淮南訓曰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

湯征諸侯

書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初征自葛東征西
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
來其蘇氏之戴商厥惟舊哉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
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
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
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
征之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

史記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

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
 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金氏履祥曰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誥釐沃之書有湯征汝鳩
 汝方之書今皆亡矣史遷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
 也孟子引亳眾往耕之事疑出此書而五就桀之事意者于鳩
 方之書得之也

詩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苞本色蘂萌也本則夏桀蘂則韋顧昆吾二國皆桀之黨也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蘂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也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桀也

竹書紀年曰桀二十六年商滅温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

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言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

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

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闔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

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

接刃而桀走

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

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

謝罪請服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

尹曰可矣湯乃興師

何孟春曰此特野人語湯伐桀非得已也桀自絕於天下天下

去之而後湯不得已而伐之且豈有先不入貢職欲因以觀其

動之理乎豈有謝罪請服起師不至而後伐之之理乎湯伊尹之謀如此則是伐桀之事未行之前湯已有不臣之心而伊尹又陷其君爲跋扈之臣而使之懷姦以事其君也湯伊尹處心積慮如此不于其天而于其力又何足以爲湯與伊尹乎嗚呼伐桀之事書及孟子言之已詳茲何足辯

卮言曰愚聞之古之王天下也以道而天下之嚮往也亦以道當桀紂之無道也有道之士不立其朝矣湯有道者也伊尹萊朱往焉文王有道者也呂望闕天往焉然而湯文以道治其國伊呂以道佐其主而已而天下莫不與也然而向道者歸之背道者仇之則征伐之事爲不得已矣征伐大事也此其治兵講武亦必有道焉而特其謀之不出于詭也征誅天子之權也湯文行之而不諱伊呂輔之而不辭爲道故也記禮者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此周制也桀紂固未嘗賜湯文也知其聖而賜之得專征乎則是桀紂爲賢也畏其強而賜之得專征乎則是湯文爲偏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不仁不容以並立者勢也商書曰肇我邦於夏若苗之有莠戰戰懼于非辜泰誓曰受力行無度明家作仇脇權相滅無辜籲天則夏之於商商之於周其容並立乎故葛伯仇向而湯征之征葛伐夏之漸也密人侵阮而文王代之伐密伐商之漸也仲虺誥曰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泰誓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湯文之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而何以詭謀爲也策士見征伐之重則以伊呂爲陰謀儒者明湯文之聖則以征伐爲率爾其義

皆非也書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則征伐之事伊呂任之審矣惟不用詭道耳

商師與夏師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湯放桀于南巢

書湯誓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

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

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割斷也正其罪也今汝其曰

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

喪予及汝皆亾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湯又舉商眾言桀雖暴虐其

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居指日而曰是何時而亾乎若亾則吾寧與之俱亾蓋若桀之害而欲其亾之甚也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于

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

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

救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救亦可以觀世變矣

呂祖謙曰嘗讀書而至於湯未嘗不悲湯之窮也雖然使湯安

於其窮而不變不可也安而不變者是助桀者也助桀之罪甚

於放桀之罪嗟乎此湯之本心也而難以告夫人吾觀當時曰

舍我穡曰其如台者非助桀之言也不急以伐桀者之言也夫

安於害而不急以伐焉者何也意者執於其分而不忍也夫不

忍以賊乎其君而上之人誠忍焉湯之心又何如也吾固曰湯

處時之窮者也

又曰成湯伐桀而商之眾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

夏觀此見得湯之德澤入於民者深教化示於民者明桀之民

雖不聊生然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非德澤之深者能如是乎雖桀無道而且以爲正統之夏非教化之明而尊卑上下之分猶不忘乎此雖怨湯之言乃足以見湯之德澤教化也又曰湯之伐桀至於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然亳民乃憚於興師必誓以必往而強其從者此見湯之忠厚化於亳邑故其伐桀不惟湯有黽勉不得已之意而亳民亦至於強而後從非其本心樂爲是舉非湯之盛德何以及此不然則安史之亂幽陵之民至以安史爲聖惟恐其事事不濟豈至強而後從哉

陳氏曰古之論天者多以民心卜之蓋人心卽天命也湯之誓師拳拳惟以天言曰天命殛之曰予畏上帝曰致天之罰非湯伐之天伐之也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心一也堯舜之授受禹啟之傳繼湯武之征伐事雖不同其順乎天適乎時合乎義而已

董氏曰禹征苗有誓啟征扈有誓胤侯征羲和有誓皆征所當征名正而言順若湯之伐夏而亦有誓何歟蓋誓者臨衆發命述其興師之意故禹也啟也胤侯也猶可無誓惟湯則不可無誓湯無誓則稱兵之意不明而稱亂之罪滋大苟可明目張膽言之而不怍則順天應人行之而無疑矣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師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從之遂伐三朶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孔氏曰桀載寶而行

棄於
三膠

程子遺書曰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知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陟陟亦間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

朱子曰序以伊尹為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陟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陟義未詳漢

孔氏遂以為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歟問湯誓升自陟先儒以為出其

不意如何朱子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陟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必不如後世之譎詐若陟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蘓氏曰升陟以戰記事之實猶秦誓師渡孟津而已

林氏曰誓而後升陟戰鳴條非如甘誓牧誓臨陣誓戰地序蓋以為戰時誓非矣

竹書紀年曰桀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膠商師征三膠戰于邠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

史記曰湯既誓師史記載湯誓與書小異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于有娥之虛犇於鳴條遂放而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司馬公史劄曰是言也存為後世之懲勸其可乎
楊氏慎曰淮南云桀囚于焦門不自非其行而悔不殺湯于夏臺紂拘于宣臺不自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于美里天下非一

湯文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

尸子曰桀為無道攘天下雷百姓於是湯以革車三百乘伐于南

巢收之夏官天下寧定百姓和輯淮南子本紀訓同收之夏官作放之夏臺夏臺大臺也

淮南王術訓曰桀之力別脩伸鈎索鐵欵金推移大犧水殺龜鼉

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

呂簡選覽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戊子戰於廊遂禽移

大犧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為號禽克之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

呂慎大覽曰湯發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

至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

周書殷祝解曰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間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携

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以

有人也今國無家家無人以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

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謂禹明禹之事於士民也

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此與君更與桀徙避湯

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

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士

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

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耶我將為之湯曰此君王

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必欲去也湯曰欲徙者從君

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之地名

世紀曰帝桀之世兩日闔蝕鬼呼於國桀醉不寤湯來伐桀以乙

卯日戰于鳴條之野桀未戰而則績湯追至大涉遂禽桀於焦門

放之歷山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
大荒西經云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

卮言曰湯之伐桀戰于鳴條而放之南巢此書之明文也而諸
書說者或謂禽之焦門或謂囚之夏臺或謂敗之妘虛或謂放
之歷山多屬傳疑無從質證惟逸書言湯在中野士民歸之桀
三請而湯三明之桀再徙而民再叛之是征伐之中不廢揖遜
之道也其事固未必然亦可謂善形容矣

路史曰湯伐桀始用玄牡尚從昭告上天神后誓于眾庶良車七

十乘必死六千人及桀戰于鳴條敗諸妘虛晉志亦云敗之桀與

其屬五百南徙千里至於不齊不齊之民去之轉之邠遂放之南
巢氏封之也

蘇氏曰道二仁不仁而已湯之得天下也以仁而桀之失天下也
以不仁以仁存心豈有利於間哉應天順人不得已焉爾孔子之
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鳴條之野失桀都安
邑而湯都亳亳居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陟又出其西南
河曲之南其去亳與安邑也遠矣湯之致伐乃不從東逕擣安邑
乃從下反上至於陟而反下乃趨鳴條何邪此仁人之師也夫師
必兼行而倍道今也不然而反迂迴遠餉以出於陟蓋將以示桀
衆而使之知備焉爾以故桀得出而逆戰於鳴條之野事可明也
嗟夫伐人之國又有仁焉予於升陟見之矣而孔安國乃以為升
道自陟以出桀之不意仁人之師固出不意而襲人乎應天順人
猶有慙德襲人不意而何以為湯乎且既曰出不意矣而故反倍

道而緩期邪其不然必也夫襲非用兵之道九伐之法無有也春秋之書襲特以見君人而行盜賊之事爾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人之銳士秦人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固不同以對湯武之仁義節制之兵已不事於詐譎而况仁義之師乎劉子政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之其職貢以觀其動桀怒召九夷之師九夷之師皆至尹曰未可也明年又乏之召九夷夷不副矣於是興師以伐之仁人之師曷嘗不以正哉而或者猶曰兵行詭道有險可據彼不知恃我則據之有釁可乘彼不知備我則乘之用兵之道期於取勝而已它匪計也是故古者伐國不問仁人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方天贊李靖能因之遂破吐渾宋襄公不能乘之而徒守區區之仁義果敗於泓湯之所以繇師蓋出此道斯亦繆矣李靖曰正兵受之君奇兵將所有晉羊叔子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有交兵必尅日乃爲戰不爲掩襲陸抗對境行人不絕抗每告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自服也以祐且爾况湯武之師乎詭道兵家之所有也臨危赴急所以濟其不及者是亦將家之事爾而湯奚事邪始湯之得尹也爰問之曰桀惡甚吾將伐之也如之何對曰可也而非可悖也予其爲子往規之於是適夏告以君民之相須者而桀弗惠乃大淫昏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尹旣反而復往爲之酒保思入其誨而桀任是暴德誕爲厥佚尹始醜夏復歸商而說之以伐夏故曰伊尹相湯伐桀知伐桀者非湯也伐桀非湯則其爲伊尹矣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亾則天下之民欲其亾

也久矣尹湯圍不得而已也戰鳴條而後誓非豫戎之兵也兵不
 豫戒衆志協也衆志協而尚伺人之不意乎然則桀之失天下非
 湯取之明矣天取之也天何以取之民取之也民取則天取之天
 取之則湯取之矣湯豈容心於間哉因民而已故曰湯放桀所以
 定禹功也襲人之兵五伯不爲而謂湯爲之乎嗚呼孔氏漢儒之
 冠冕也其於書亦多罔矣謂文王內秉王心陽率諸侯事紂而武
 王之會盟津爲卜諸侯伐商之心旣乃退而示弱且謂四嶽爲不
 得已薦舜而湯出桀之不意繇是妄度嗟乎天下之妄說叵勝窮
 哉前史氏言高定七歲問父郢以湯伐君事父曰應天順人定曰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此順人乎小子之言君子至今誦之
 而乃不詳其爲故誓非湯誓也彼皇甫謐者更以爲桀醉不寤而

湯伐之其足徵歟

夫出不意則桀不得出戰於鳴條矣地西北高

滅夏復往觀曠夏聽於未嬉未嬉曰昔天夢兩日相爲鬪西方日
 勝東日不勝尹以告湯商涸旱猶發師之信伊尹令師從東方出
 於國西以進外紀亦云景毫之命湯自把鉞費昌爲御而伐桀令
 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王荆公以旃爲山謂非高而戰非地利
 以人和也夫恃人和而行師於不利之地豈人情也穎達更以湯
 嘗爲臣慚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又不事紂故顯然致罰尤妄

陳君舉曰湯之伐桀討罪也升師而不避險阻正兵也與桀戰于

鳴條危之也安兩旣接勝負未可知勝則出民於塗炭不勝則貿

貿然將何所持以歸乎危之固勝之也天揖遜與賢而繼之以世

又繼之以兵時愈交下視古愧焉而不辭天下之惡名之救斯民

不避後世之口實以援斯世昔所未有自我爲之雖時有汗隆而

理無彼此因時乘理聖人之時中此湯之所甚懼而不釋然者雖

後有聖人不幸而遇後世天下望其來蘓如旱雲時雨苟能不恤

吾身起而應之舉一世塗炭之民而置之清閔之地則湯之所甚懼而不釋然者至此可以無憾矣故曰于湯有光孟津之渡升陟之正也牧野之戰鳴條之危也數紂之罪若有涼德者武王之心又危於湯哉

湯踐天子位

易革卦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書序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書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

口實 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

湯之所 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徒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

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

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西山真氏曰湯之

處變故有慙德以為不獨愧於人亦愧於人仲虺解之曰此夏王

特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變而不失其正即所謂常也 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藏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

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

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言商為夏所惡欲見翦除

容况我之德商眾小大無不懼陷于非罪况湯之德言則足人之

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林氏曰史記言尤桀所忌疾者乎桀囚湯

於夏臺以此言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

觀之史不虛矣 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

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

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諸侯之賢

輔之所以善善也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弱昧者兼之攻

之亂亡者取之侮之所以惡惡也推彼之所以亡國彼之所以存

國乃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曰矣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陳傳良曰仲虺作誥非但釋湯之慙亦進德戒滿之書也

書湯誥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
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
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
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
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元聖謂伊尹上天孚佑下民
罪人黜伏天命弗偕責若草木兆民允殛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

匪彛無卽惛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按數語不如論語所載簡明疑此文有錯誤其爾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史記曰湯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

羣后毋得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

陶父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

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隆播農殖自穀三公咸有功于民

故后有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言蚩尤作

亂有形狀天不與而黃帝滅之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無我怨以

令諸侯

大戴禮曰桀德昏政亂以民爲雲成湯率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

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仇去其臣佐乃遷姒姓

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畜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畜收也咸合諸

侯作八政命於惣章八政洪範所云是也惣章重屋之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于

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

管中匡篇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

呂慎大覽曰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忒

疇商不變肆安其所也親鄩如夏鄩讀曰衣即殷也言桀民親殷如夏

又古樂覽曰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

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又簡選覽曰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

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

又分職覽曰湯武而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

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之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

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鄩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

義

董仲舒曰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

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他人人心

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

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天子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

斬奪之故明為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

也儒者以湯武為至賢大聖也以為全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

舜之謂聖王如法則之令足下以湯武為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

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耶則荅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爲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爲皆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爲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爲國諱之豈宜如誹謗皆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

越絕書曰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於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羣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

牛僧孺原仁論曰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王是也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

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
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無謂
微子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謂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
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

逆書殷祝解曰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大會于薄湯退再拜從

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

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紀之惟有道

者宜久處之又居天子之位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

子之位三千諸侯勸之也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逆天

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雌勝雄女凌男之異逆天故諸侯之治

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言下必順上何孟春曰夫天下之

年而無所立周書之言吾弗信也按周書乃三千非也何誤

墨子曰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

自作樂命曰九招

莊子曰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

桀克之以謀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

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

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

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

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食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

乎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呂離俗覽同桐水作頰水廬作慕

又曰湯與瞽光天下瞽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韓非說林曰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瞽光而恐瞽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瞽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瞽光因自投於河

史通曰湯誥曰湯放桀戰於鳴條又云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于已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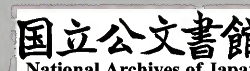
飾讓偽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截剪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

羅氏曰莊子曰湯伐桀因下隨而謀之不對又因務光而謀乃用伊尹克商之後遜於下隨隨投桐水又遜于光光投廬水而歿亦詳

覽紀佗聞之恐其及已帥弟子跋于窾水三年申屠狄者聞之爰踣于河故列僊傳言湯伐桀因務光而謀光怒曰非吾事也湯得

天下遜之於光光遂石而自沉廬水狄商時人鳴冠子云申屠易以世溷濁負石投水故墨子

有申屠投河河伯分流之說皇甫謐以務光為黃帝時而韓嬰劉向以為崔嘉謀之狄稱子胥洩冶以對大率難信矣夫湯之伐豈其所欲哉應順天人拯民水火而已雖然其義則應順天人而其事則臣伐君也是故放桀而後有慙德而無喜色蓋湯之



意躬以自厚誠恐啟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因以為利而叛其君者將以台為口實云爾然則湯之心豈以應順天人而自是哉惟不以應順天人而自是此仲虺之所以陳諭引義而廣釋之深有懼夫湯之憂媿不已而有害惟新之政且將以破天下後世之見惑者嗟乎以湯勇智豈以天下動其心哉其克商而遜之蓋有之矣彼下隨務光其何以承之邪昔者堯管遜天下於許繇繇耻之而不受退逃箕山莊周稱之太史公致疑於下務而以許繇之事為虛語夫以天下遜此堯之至德也且舜之未見也堯遜四嶽許繇已在其列矣許四嶽之祚也說者奚必為異而以堯之禪為虛哉雖然事有大惑不可以不拆墨子書言湯以天下遜務光既而使入謂之曰湯者伐桀而遜於子欲加惡名於子也光恥之遂投清

冷之淵其在韓子亦云然則斯舉也果姑制為之名邪湯無是也

說林云湯伐桀恐天下言已之貪也讓之務光恐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云云比以小人之心而度之者列仙傳云務光耳長七寸即魯光也荀子作牟光類林逸士傳云禹聘之為上卿光投于河韓子亦云投于河而仙傳以為武丁欲相之投于梁水皇人謚又以為皇帝時人甚不一如此盧水在右北平桐水在潁川或云在范陽清冷水在南陽西鄂周下云此人無擇所投至周書

殷祝解則復以為桀遜湯之王位說者疑焉而墨子且謂夏桀既北湯欲比迹堯舜乃制夏人為之推遜豈其然邪噫嘻隨氏以唐王為相國加之九錫而高祖以為魏晉繁文卻之不受斯可尚矣然以兵取而必欲云受禪於隨則繇未免末世之弊陋也此成湯之事所以至末世為可言歟

庖言曰湯之勝夏也有仲虺之誥以釋其慙有湯誥以明其道豈以天子之位為讓乎逸書所言雖無其事近得聖人揖讓之

功九命作伯受珪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李泰伯曰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王之道安天下也霸之道尊京師也非粹駁之謂也如使紂克改作武志不信則文之爲西伯霸之盛者而已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秦漢王而駁者也霸諸侯之號非天子之所得稱道之粹駁在人而王霸之號不可易也西伯立十餘年而商辛立爲天子是爲紂紂爲無道而西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敬老禮賢天下歸之

孔穎達論語疏曰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與治南國涇漢汝濟之諸侯是謂文王繼父之

業爲西伯也殷之州長曰伯謂爲殷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牧蓋亦八命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子思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伯戡黎註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哀兼鞭作牧王逸註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攻言紂號令旣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

以不從毛說至紂又命文王者既以繼父爲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也

孟子公孫丑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又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

呂報更覽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爲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淮南汜倫訓曰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

竹書文丁十三年陟帝乙立三年壬辰夏六月周地震

呂制樂覽曰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而不出周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

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剪妖也

竹書帝乙九年陟帝辛元年己亥王卽位居殷命九侯周侯

西伯治岐修德行仁而天下歸之

書康誥曰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我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用肇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庸用祗敬

也文王用能敬賢討罪皆當于理而著于民用始造我區夏及一之反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

書無逸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

庶邦惟正之供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政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

澤梁無禁罪人不挈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又曰伯夷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聞西

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父歸之其子焉往

史記曰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

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

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

皆往歸之

又齊世家曰呂尚年老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當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嘗事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王應麟云太公避紂

海濱當取信於孟子

逸周書序曰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于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紂作淫亂民散無性肩常文王意和化服之作常訓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恥示教作文酌上失其道民失其業 凶年作糴匡竹書殷帝辛六年文王之十七年西伯初禴于畢十七年文王之十八年西伯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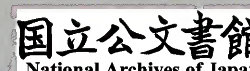
翟二十一年文王三十二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逸書曰維周王宅程三年按文王伐密而後徙程遭天之荒三州作大匡

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時未得三分有二二故曰三州率順也王乃召冢卿三

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蓄旁匡於眾無敢有違

通志曰鬻子名熊時年九十西伯曰子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而籌策臣尚少也封於楚辛甲故商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不聽而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以告文王文王自迎之封於長子文王之為政也詢于八虞八虞者周之八士皆為虞官咨於二虢以為卿士度於閼天謀於南宮諏於蔡原重以周召畢榮是以能治



淮南子曰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曰

葬以五大夫之禮

呂異用覽曰文王使人相地得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令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骸骨况於人乎此說又見賈誼新書

殷紂囚西伯于羑里久而釋之

史記殷紀曰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于羑里

又周紀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于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他乎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

韓非子曰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必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又曰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又曰文王見罾於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
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罾故曰聖人之不病
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 又曰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
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罾而海內服

戰國策希烏謂建信君曰昔者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
卒斬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

竹書帝受二十三年文王三十五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凡七釋西

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三十年文王四十四年春西伯率諸侯入貢

淮南道應訓曰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
之曰余夙與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
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曰恭

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
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於是散宜

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
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

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以玉飾門築靈臺相女
童相視也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

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何氏孟春曰散宜生賂紂事有無不可知文王玉門之事使有
之不過用晦以自全耳而何其謀之遂文王豈成君惡而陰利
天下者哉是言蓋老氏之徒為之此老氏術也

又曰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

桓子新論曰文王修德百姓親附是時崇侯虎列為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曰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于羑里

呂行論覽曰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妲己之譖曰以文為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諸侯于廟中

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又曰紂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文王貌受以告諸侯

又首時覽曰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紂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

事王季勤勞國事而死故文王哀思痛哭紂若紂為無道紂文王於羑里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鍾鼓示不與紂同周書程典解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三分

有其商王用宗讒震怒無彊諸侯不娛娛樂也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不忍從諸侯即王位所以為至德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曰助余體民無小不敬如

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

大戴禮曰殷紂淫虐無道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悅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嫌于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許魏不在五代蓋時小代也客事天子謂忍而臣之也

史記紂囚西伯於羑里呂尚時隱海濱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

尚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得以出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放

又曰紂囚文王於羑里太公時隱棘津闕天散宜生南宮适括相與學訟於太公求美女奇物獻紂而釋其囚既歸陰謀修德以傾商祚

謝氏曰夫學訟而脫君之囚陰謀以傾人之國皆兵家詭計出於六韜之書本春秋戰國權謀功利之徒假太公名號以神其術耳漢儒不能明之後學無復有訂其誣者

帝王世紀曰紂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賈子新書曰紂作梏數千梏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極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

楊子法言曰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龍蟠于泥虬其肆矣虬哉虬哉惡觀龍之志也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虬不知龍聖道彰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

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羑里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不制于人之手

李泰伯曰或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有諸曰紂以崇侯譖囚西伯謂其得眾也諸侯又從之囚其疑膠矣彼諸侯之力足以勝紂邪盟津之會者八百武王猶退師當此時也固未足以勝紂矣力不足而從之囚從使其疑且怒耳紂

能脯鬼侯而不能殺西伯那是好事者之語也若夫三子獻寶則有之矣然則聖人之賂免邪曰狄人侵邠太王以皮幣犬馬珠玉事之矣文王曷不可况三子者之愛其君邪君親之難何所不爲矣

方孝孺曰姜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之說皆好事者意構之詞恐非其實也

襄陽何氏曰紂囚西伯而閔天之徒以美女獻紂乃赦西伯或曰西伯之聖閔天之徒之賢乃以不正之賂而求贖有此事乎嗚呼紂之不可理回久矣此聖人權道所係也謂有此事可也

太倉王氏曰史記紂囚西伯於姜里閔天之徒賂紂乃赦西伯宋儒曰母也西伯必不以賂免王子曰否否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

之曰以紂知之紂嘗醢玁侯而脯鄂侯矣于西伯何有以無罪請也欲加之罪其患無辭且紂庸侯罪乎以聖德請乎聖人之心有七竅請視諸夫紂何聖之恤嗜豔妖色聘駿奇技淫巧其素也驟赦而驟喜其所欲僂之人此必有以探其素而深中其嗜明矣然則閔天之徒非歟曰何可非也內文明外柔順俟命正志生死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顛天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顛天之德亦臣德也爲君謀之者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夫子贊之曰巽以行權嗚呼至哉卮言曰姜里之事雖不經見然易繫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故曰文王囚而演易又孟子曰肆不珍厥愠亦不隕厥聞文王也故曰士憎茲多口由比言之則文王之蒙幽明矣以紂之暴何

知文王夫非有權道而何以得免也文王之事紂猶舜之事瞽叟也瞽叟不得以殺舜紂安得以殺文王乎此其容貌詞氣從容巽順必有以自全矣若舜而死亡於瞽叟文王而死亡於紂則匹夫匹婦之為忠孝者耳何以為聖人

西伯率殷之民以事紂

呂順民覽曰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

雅至遜順也言紂雖冤枉文王正而侮慢之文王正

順諸侯之禮

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

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

何孟春曰嗚呼文王之所以敬事紂者但知臣子道當然耳辭

地請炮烙誠不忍赤子之無辜而幸吾君之見從豈欲市已恩哉是言戰國策士之見亦老氏術也老氏所謂將與取之必故與之將欲廢之必故輔之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無私成其私者非聖人之所為也

淮南繆稱訓曰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

注紂拘文王文王獻寶於

紂紂賞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

韓非子難曰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鄴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避

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
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
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姜里也
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
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李泰伯曰或曰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區以請紂除炮烙之刑
有諸曰以炮烙爲是邪非邪是則不可以除之矣非而請除之則
發紂之惡也賣恩於民也姜里之囚旣免又激怒之豈人情邪彼
惟恐昭昭之不晦圭角之不刖也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
難文王以之其斯之謂矣

司馬氏史劄曰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旣釋而又獻地以止其
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謂遵養時晦以蒙大難者
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之心故爲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爲則
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爲之如故誰能
禁之哉

卮言曰文王未受命之先尺地莫非紂有周邦方百里耳文王
安取洛西之地以獻之紂邪及其天與人歸撫有方夏孔子曰
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之勢耳周地未改闢也以服事殷且
將率天下而歸紂豈在區區獻地也哉其謂紂賞以千里之地
文王辭地而請除刑者亦傳疑也紂至無道爲文王得衆而囚
之已受賂而釋之雖紂之好貨好色亦以文王之聖不忍加誅
耳旣釋之亦必忌之豈肯復以廣土畀之乎且千里之地不知

幾侯國矣紂不得而私與也當時紂所有者不過畿內之地其
他侯服固已附周豈必賜乎其為民請除炮烙之形容或有之
不以此時易地也

虞芮質成於周西伯受命

紀在文
王四十二年

史記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
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
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祇取辱且遂還俱讓而去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
芮之訟正義曰二國相讓後諸侯歸西伯者四十
餘國咸尊西伯為王蓋此年受命稱王也改法度制正朔
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稱王事詳大禮門
名分類尊號篇
縣之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朱子曰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
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又曰麤說時
如今人言軍勢益張

文王之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鄭箋曰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
為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太王肇基王迹矣而未有天命至
文王而受命

正義曰讖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國書皆天
所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啓後世創基之王雖無河洛符瑞
皆亦謂之受命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及雒師謀皆說文
王之事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有所命詳檢諸緯其辭亦然鄭

注所言洛書疑即丹書是也

尚書運期援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

命年受

尚書中候曰季秋之日甲子赤雀御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

易乾鑿度曰戊午部二十九年文王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

於天下受籙應河圖受籙者即受丹書王命之籙也先言伐崇作臺改正布號然後言受籙者以文王之時所

為大事唯此而已故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即言所為之事乃繼以受籙應河圖

帝王世紀曰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

易是類謀曰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

命示王意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

春秋元命苞曰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

正義曰禮文王世子篇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是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稱王之

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按尚書周傳云文王受

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邦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書序曰殷始咎周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為敵非直咎惡而已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

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始識

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而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時未稱而必稱之者欲以一人心固臣王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也皇矣之詩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卽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曰惟二月三月不言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月言正月故也然則從是以後乃大定矣

春秋繁露曰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戔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溔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是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史通曰論語曰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按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

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頊也又按其書曰朱雀止戶文王受命稱王之云夫天無二日地無一人有殷尚存而王號遽立此卽春秋楚及吳越凌號而凌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沒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此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爲其設也其疑八也

李泰伯曰或曰文王受命稱王有諸曰否不得已而伐紂可也紂猶未伐功未加於民而遽自立以昭其私焉孰謂文王乃爾武王舉兵建大號追考虞芮息訟之年以爲受命之始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十有三年春大會于盟津非西伯實改元也禮文王世子稱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後人追爲之辭非西伯實稱王也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旣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也康成取緯侯以亂之過矣

歐陽公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老師臣如祖伊微子之徒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乎以紂之猜暴管醢九侯而脯鄂侯西伯間之切歎遂執而囚之至其叛已稱王反優容不問者十三年此豈近於人情乎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起於

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夷齊義士也方其遜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不棄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泰誓稱十有三年說者因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爾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久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燦然不誣矣

朱子曰歐陽公說文王未嘗稱王不知九年大統未集是自甚年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為未即位之前便書為王且如太祖未即位之前史官只書殿前都檢點安得便稱帝耶

又曰歐公作泰誓論言文王不稱王歷破史遷之說此亦未見得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蓋泰誓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說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數起又有曾孫周王發之說到這理俱是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

又包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為文王稱王不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耳但歐公力以為非東

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有這一個痕瑕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乃稱王只是當初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禮自是不同了

謝氏曰近世何王諸儒據遷固鄭王賈馬安國穎達諸大儒議論援引經史旁稽圖讖確證文王有稱王改元之事謂雅其命維新新者創始之辭以見前此之爲舊曰帝命不時時者適可之義以見前日之未可曰假哉天命假者極大之名以見前此之猶小三者皆親指文王言之明爲受命之實并言天降赤鳥丹書之祥昭著天下且引書武成明文考文王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故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因文已稱王九年不復追尊謂宋儒諸說雖曰扶持名教而蹈襲書生之見昧達權體道之妙不識天人合一之機帝王曆數之微反覆譬喻然恐終非本來事理之實也孟子稱文王未崩則孟津之事則亦不得而辭此深見文武之心非若何王二儒所云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于扶持名教而于事實有所改移則天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

卮言曰文王稱王諸儒之論詳矣然虞芮質成諸侯朝周則朝覲訟獄者不之商而之周文王不必自稱爲王也而四方西土孰不尊之爲王乎詩曰濟濟辟王又曰周王壽考又曰王在靈囿皆生而尊稱非追稱也惟文王雖有王天下之德而終無利天下之心故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使紂能改行諸侯復從文王卽先天下而歸之退就臣列奚不可者奈何天命既去紂惡不悛衆叛親離附周者益堅文王雖欲辭之不可得矣然而人心向背之際亦安危

禍福之關也彼其顯然叛商而臣附周紂能晏然不討乎文王豈
忍坐視其毒痛不救乎當時助紂為惡者不過崇密諸國秦誓所
謂朋家作仇脇權相滅者也文王欲安天下不得復顧臣義至于
伐密伐崇戡黎作豐儼然行王者事而不辭故曰肅將天威大勳
未集又曰王赫斯怒以篤周祐斯豈復有商哉文王之世其不遽
加兵於紂者非力不足也以紂雖不道為吾君也紂而真能悔禍
則必處仁遷義以文王為師文王猶將終身事之雖知其不能姑
待之耳此文王意也以紂之暴見周之強其不能以加周者何也
文王未受命之先為臣止敬紂猶得臨以君道執而囚之文王既
受命之後撫有方夏為天下君商周之勢成紂亦難以得志于周
矣文王崩武王周公因人所稱追尊之曰王而謚之以文故中庸
惟言追王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太王王季則追尊而無謚也書
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武成篇曰我文考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蓋原其始受命而言之不必稱王
改元也至于專征遷都而商周之勢成矣傳曰改玉改步天曰三
靈改卜文王雖不稱王改元而王道既備天運自改武王以西伯
即位亦必不自稱王也然四方歸之者必不稱之曰西伯而稱之
曰周王故伐商告天亦曰周王發當時萬國並立人心猶古非有
道安能王之豈在自尊哉克商之後治定制禮然後布王號於天
下祭告郊廟復追王太王王季云而諸儒之說乃以文王若稱王
則為反或以受命為受商命此皆以後世篡奪之事為聖人諱而
不知聖人光明正大順天休命非後世之所可擬也歐得公為生

不稱王之論大儒朱子不以爲然蓋明辨之

卮言曰古之王天下者以道天下之向往也亦以道故曰王者往
也有道則王無道則亡蓋易姓受命者亦多矣豈在滅其國誅其
君哉此盛而彼衰此往而彼亡所謂天授也商周之際紂以無道
臨天下而天下背之文王以道治其國而天下歸之孔子曰天無
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其肯事二天子哉惟天下以文王爲王文王
曰我殷臣也文王以天下事紂天下之民又曰紂非吾君也故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臣道也以篤周祐以對於天下君道也
臣道盡而殷不得不服周君道盡而周不得不代殷周之王不在
於殷之滅也當其時紂有如林之衆飛廉惡來之勇輔以微子箕
子之賢而不敢以圖周者不肖者量其力賢者度其德也殷周之
不敵久矣文王堅事君之節故戡黎伐崇而終不伐殷然而禁暴
安民東征西討則已行王道而王矣紂安於事殷之聖故得以擁
虛噐而快目前然而士女胥怨衆叛親離侯服於周則已爲獨夫
而亡矣故曰文王受命又曰其命維新天之命周豈虛語哉

西伯專征諸侯

史記曰西伯受命之年稱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
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徙都豐明年崩

尚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
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崩

竹書紂三十一年文王十四年西伯治兵於畢以呂尚爲師三十二年

密人侵阮三十三年密人降於周師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沈約注曰

約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
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

胡氏皇王大紀曰文王受商命得專征不道諸侯伐密伐耆伐邾
伐崇伐戎方九年而薨故曰九年大統未集

卮言曰沈胡之論非也以紂之不道文王受命專征將征其助
商者乎叛商者乎助而征之則為逆命叛而征之則為拂民何
以得三分有二之人心哉密人崇侯助紂者也文王伐之不為
商討明矣詩言伐密伐崇而皆曰帝謂文王是知文王之受命
征伐受天命也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詩大雅縣之八章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克
矣昆夷駟矣維其喙矣

竹書紂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邾遂伐崇崇人降冬十二月昆夷

侵周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於周遂伐昆夷

卮言曰諸書皆云文王受命之明年伐大戎而竹書紀伐崇之後
方伐昆夷昆夷即大戎也孟子云文王事昆夷縣詩昆夷駟喙在
虞芮質厥成之上鄭箋以為文王不絕惡惡之心亦不廢聘問之
禮故命將行聘昆夷見之而驚走也孔疏以為此言昆夷畏文王
而已後方伐之朱註以為太王雖不能絕昆夷之愠怒亦不墜已
之聲聞至於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也愚謂文王為紂所囚是不
殄厥愠也不失顯名是不
隕厥問也歸附益眾木拔道通昆夷驚竄而虞芮質
成矣其後昆夷復侵周故伐之湯之事葛亦猶是也

右伐昆夷

詩大雅皇矣五章曰密人不恭敬距大邦侵阮徂共毛傳曰密須
國侵阮遂往
侵共鄭箋云阮阻共三國三國犯周而
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

徂旅以篤周祐以對於天下

羅氏曰此詩人所言文王治天下弭禍御患而以膺夫天眷者也密密須也密須之人旅拒王命侵逼阮共之二小國王始以其不道赫然奮怒整治師旅以遏絕其往莒者蓋將以除禍亂於天下斯天之所為福也以篤周祐以對於天下斯人之所為悅者以故孟子援之為說而鄭氏乃以莒阮徂共為之四國蓋惑於前者四國之說不惟遠失詩人美王去亂之意而於詩文亦不合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此言天之所以興周者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則監觀而下語可知矣二國者密人崇侯也崇密為虐政可謂不獲矣而公乃以為之殷夏豈其然邪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此言天以四方君侯付之周王而究度之故下文云乃眷西顧言其卒與周也何得以是充四國乎按馬遷言文王征伐之數甚備孰有所謂徂者顧亦何嘗伐阮共哉惟孟所言以遏徂莒而今乃云以按徂旅斯則秦火之後出於民間定於講師之口者爾彼上方言爰整其旅而此遽云徂旅其不然昭矣春秋初年紀子莒子為盟於密莒杞密之近也王之伐密於以遏其往莒之師戡亂定禍理必從其亟宜莒之為正云

正義曰鄭箋以阮徂共三國皆助紂犯周者也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

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
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祖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
其君而歸文王謚雖採撫舊文傳會為說要以阮祖共三國出
於舊說非鄭之創造也說苑同

呂覽曰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

嚴氏曰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不言者是師次其境而
密人即服不待戰也

程子曰文王之伐始於密天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
王功之成也

詩皇矣六章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
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

謂之侵也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
方其伐之討罪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
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先
以帝命發之

卮言曰侵與伐異辭也潛師掠境之謂侵聲罪致討之謂伐王
者之師固亦有出其不意者矣湯之升陟也朱子以為非問道
之兵而程子信其有文之侵阮也程子以為是侵阮之密而朱
子屬之周蓋皆欲為聖人諱也而大義所在亦有不必諱者耳
然諸傳皆以詩之此章與上章為伐密事故曰自阮侵密夫密
人既已退服矣周師何為而復侵之若密人未服則必有備不
得言侵也鄭氏箋以為周師侵阮疑得其旨蓋密人侵阮祖共

而周師過之既過密人遂因以侵阮克之據其山川而密人不敢與之爭於是徙都侵阮非文王之自行而徙都則文王之自居也諸註多謂此都為程邑然周書又云王季宅程則周之有程舊矣不在此時此地也既取阮而據之遂東遷以來歸附者亦如秦之漸次東向乎不然何以伐崇而作豐居豐而又營鎬也

右伐密阮侵

詩皇矣七章曰帝謂文王朱子曰詩人稱伐密伐崇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爾詢

爾仇方同爾兄弟與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

城謂之雲梯是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

毛傳仇匹也言當詢謀於匹已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仇人之方鄭箋曰怨耦曰仇仇方

謂旁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

汝兄弟之國相率而往朱註仇方讐國也丘氏曰即崇也兄弟與國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

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

以無拂

毛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疏云言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攻車閑閑然動

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弗弗彊盛也仡

仡猶言言也

鄭箋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

所馘皆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也正義曰箋以詩美文王以

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是用壞之貌僖十九年左傳宋公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台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衰美多過其實此言訊馘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

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
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

集註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安安不輕暴也芾
芾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忽滅也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
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
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

嚴氏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為
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文王之以崇
為仇蓋亦天理之當然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輔氏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
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
方孝孺曰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

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已也
不然西伯嘗伐犬戎密及耆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
耶

竹書紂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邴遂伐崇崇人降

說苑曰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
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征之惟為民乃伐
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
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右伐崇

西伯遷都于豐

詩大雅曰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蒸哉

輔氏曰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是求天下安寧而觀其功底于成耳此其所以克君也哉
次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蒸哉

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邦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
華谷嚴氏曰文王受天命以討罪不容自己故有此征伐之功最後伐崇威德益著國勢寢盛程邑又不足容乃作豐邑君之誠得人君之道也

三章曰築城伊瀆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蒸哉

集註曰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彌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眉山蘇氏曰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

卮言曰文王之功莫盛於伐崇莫大於作豐蓋自西益東商周之勢益成始曰文后蒸哉既曰王后蒸哉此以見文王之稱王也若為追稱之辭但曰文王可矣王后辟王非可以虛加也

四章曰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蒸哉

集註曰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幹也

逸書鄧保解曰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

鄧按文王作豐在伐崇後伐崇時文王已受命蓋四十年以後事也而此云二十三年王在豐蓋誤昧爽立于

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嗚呼諸侯咸格來慶辛苦役商吾何保守

何用行且拜手稽首曰商為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羣臣辛苦百姓忍辱諸侯莫大之綱福其亡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繩禮明允無二卑位柔色金聲以合之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齋潔咸格而祀于上帝商饋始于王因饗諸侯重禮庶吏出送于郊樹昏于崇內備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外用四嘉五落六容七惡詳旦拜曰嗚呼王孫其尊天下適無見過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嗚呼敬哉視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不脩國乃不固務周四嘉五落六容七惡不時不允不率不緩反以自薄嗚呼深念之哉重維之哉不深乃權不重從權乃慰不從乃潰潰不可復戒後人復戒後人其用汝謀王曰允哉六韜曰文王在艷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

憂民若何太公曰王其脩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蓄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蓄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疎又見其親乃知其情執微哉微哉鷲鳥將擊舉飛歛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之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竹書帝紂三十六年

文王四十七年

西伯使世子發營鑄三十七年周作

辟雍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四十年周作靈臺四十一年

周文

王五十三春三月西伯昌薨

逸書文傳解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鄘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

六韜大明傳曰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

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勿息時至勿疑知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

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

呂覽曰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濞而翼文王三濞謂割比干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

王之德

總論

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孔氏曰無逸篇云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而此云九年大統未集者以虞芮質成之年為受命之初年也劉歆作三統

曆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萌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惟伏生尚

書周傳司馬遷史記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與諸儒不合無逸謂中年受命者受殷王嗣立之命也此以受命為元年者受

天命也

朱子語類或問諸儒之說以爲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爲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旣誅紂乃稱文考爲文王然旣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爲文公耶朱子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王武王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武王便去伐商太猛耳文王伐崇伐密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也只是爲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又問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的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伯一般

朱子曰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

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詳考詩書
所載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則三分之
二亦不當有矣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彼時
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不
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
此詩自從大王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文王伐崇一
節不是一項小小侵掠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幾百里因甚
如此這般處要說文王無意做出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
陟我高岡我陵我阿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
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授之文王不
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爲長默順帝則而
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
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當商之季上下
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
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
周書康誥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
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
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叙

集傳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鰥寡人所易忽而不忽焉
又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一聽于理而已無與
焉故德著于民升聞上帝天乃大命之以伐殷萬邦萬民各得

其理莫不時叙也

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此稱文王者不敢以為己功也

書君奭篇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集傳曰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號叔等五人為之輔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彛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集傳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廸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

亦惟純祐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

受有殷命哉

書無逸篇曰文王卑服既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

論語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古註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古疏荆梁雍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謂三分有二也紂惡貫盈文王不忍誅伐猶服事之故謂之至德也

朱子語類李問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處

又或問以為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歿數年天下必盡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心如何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尚未理會得何況聖人未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先生乃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

又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問太王剪商是有此事否曰此不可考矣但據詩云至于太王實始剪商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又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以為武王之間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護箇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王未盡善此等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左傳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威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

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為象之有威儀也

又韓獻子曰文王即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

淮或要略曰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為炮烙之刑劓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修德行義處叟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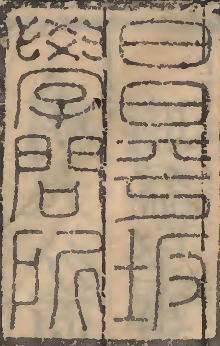
越絕書曰文王以務爭者紂為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思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

陳傅良論曰古今論無憂者必曰文王憂之深者亦莫若文王也夫文王果無憂也而奚憂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憂不在焉無憂也人咸知有憂之憂而不知無憂之憂深憂也憂不在堯而有驩兜之憂者堯之深憂憂不在舜而有瞽瞍之憂者舜之深憂然則文王之憂其亦不於其身於其人者乎人皆曰父王季而子武王者文王可以無憂也子則曰無王季之父無武王之子無憂也父而季也子而武也文王之所深憂也何者王季宜王而不王者也武王宜王而未王者也彼天下之人思其所不王而疑其所未王文王之憂何如也雖然是憂也文王以為憂也易之他人則非憂也幸也廣土衆民君子欲人之所同然而文王則顧以為

憂嗟乎文王之心其異乎人之心歟天下之生久矣尊卑之分不可易也而紂爲之君夫紂誠君也文王誠臣也臣不可加乎其君者理也而天下亦必知其王夫文王固宜王也而文王之心則以爲我奚王也岐山之民王之民也江漢之民王之民也東海北海亦王之民也無王則無岐無江漢無東海北海而予奚得以君之今岐之民則曰是文王之仁也江漢之民則曰是文王之化也東海北海則曰是文王之善養老也嗟乎我何有於天下而天下過爾有我也已而虞芮不質成於王而質成於我昆夷不遺聘於王而遺聘於我甚矣文王其無以辭天下也吾將有以率邠岐之民江漢之民東海北海之民與夫虞芮之臣昆夷之聘而歸之王可也是故羗里之囚人皆以爲文王之不幸也而文王則以爲宜也我無以取信於君而得罪焉者宜也君奚過哉是故易之書爲明大分而作也自夫文王安於羗里之囚而不敢以過紂明夷養晦益堅事上之小心然後天下如曰文王聖人也聖如文王而且不敢過紂我何有哉是以當時之人怨不至於叛憤不至於激者皆文王以身挽之也雖然文王固可以身挽之也然文王能挽之於其身而不能挽之於其子孫能使其民之不叛而不能使紂之必改能遏汝濱之怨而不能止孟津之畢集能率天下以事紂而不能止牧野之投戈是則文王之憂至此不可釋也吾固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尤文王之深憂也文王望道之心何如哉惜也文王有此心而不得以如其時也昔者堯以天下與舜舜逃之舜以天下與禹禹逃之二聖人者逃之

而不得免焉者也禹以天下與益而益之避卒得以遂其志吾嘗
 謂舜禹之心不得以如益也使文王而生於此時則堯自堯舜自
 舜禹自禹文王自文王交相忘於無事之域縱有不得焉則猶可
 以為益之避而得以遂其心惜也文王不生於舜禹之時而生於
 商也

此論亦善形容
 聖人然非事實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二十七終

